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班固 漢書九十五

叢書監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祥柯郡其西靡莫

之屬蜀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也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

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駮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

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雋

昆明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縣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髓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土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作都最大師古曰徙及作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作都

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雅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師古曰雋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縣所居是其地也雋音髓

師古曰徙及作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作都

後為沈黎郡徒音
斯祚音材各反
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再駝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
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駝音毛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
著謂有常

居著於土地也
著音直略反
在蜀之西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

馬最大皆氏類也此比日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

威王時使將軍莊驍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
而上也驍音居略反

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
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驍者楚莊王苗

裔也躡至滇池方二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
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

狀如倒池
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
李冰鑿以兵威定屬楚

欲歸報會秦擊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以

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為
其長帥也秦時嘗破

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峻
故道纒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

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
徼猶北方塞也

徼音
鈞反巴蜀民或編出商賈取其祚馬棘僮旄牛以

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

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

曰番禺蒲何
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
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

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緣木
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飲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
由此而來也江廣

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
安反禺音隅蒙歸至長安問蜀賈

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
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旨南粵
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
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
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負漢繒帛以為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

巴蜀卒治道自棘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

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師古曰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

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離遭也餓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到反上患之使公孫

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

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

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五

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今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市邛竹

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

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

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

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

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

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

名王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

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

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

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今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

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

老弱師古曰恐發兵為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抄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眾反殺

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

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

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

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為

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柞侯冉

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柞侯冉

駝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作都為沈
黎郡并駝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
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
諷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傍東北勞深靡莫皆同
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尤倚也相依倚為據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言意
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西南
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

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緡

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

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犍命萬餘

人師古曰犍音古奔字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緡葉榆

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壁辟胡

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

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

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

擊反者師古曰鉤音鉤于反町音大鼎非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

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

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領

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

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卧侯俞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

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反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

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

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

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

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亮反更音人亮

反 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眾中固其謀黨

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之心而殺守尉也師古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

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

士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

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

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不毛言不生

棹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
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

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

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

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

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

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亡

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

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也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

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

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院公壘立使奇兵絕其讓

道縱反間以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

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

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

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

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

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

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

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

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

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

怨恨

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酬

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

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

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

史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

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

廉丹與庸部牧史熊

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騎

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

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

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

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

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

興誅貴復舊號云

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

秦并天下

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楊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

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

師古曰囂音苛教

病且死乃龍川令趙佗

師古曰龍川南海之

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

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絕新道

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借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

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

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器死佗即移檄告

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

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師古曰假令為郡

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

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

曰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

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

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物令高后聽讒臣別異蠶夷南絕器物師古曰南與陽同此

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擊滅南海并王之

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

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龜也

慮音廬會暑溼士卒太疫兵不能前領師古曰諭與諭同下皆類此歲

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里迺乘

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

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

日言不以為威武師古曰親歲 迺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謂父母也

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

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

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

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棄

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遠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

日言未得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

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以故諱暴乎治

師古曰詩乖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

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

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諫帝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罷長

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

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

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

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

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朕不得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雖然王

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

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

棄故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

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

少厚薄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駝等陸

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

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

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

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者夫臣佗師古曰死再拜上書皇

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師古曰賜臣佗璽以爲

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甚高后自臨用

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

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

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

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

僻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師古曰內史藩中尉高

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石又風聞老夫父

毋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風聲吏相與

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一振起也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室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

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

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

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

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千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以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

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

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與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

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日反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

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

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儀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

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

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至孝景時

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侏孫

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主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子嬰齊久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

事天子期毋失

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

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

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薨其先武帝文帝李奇曰去其借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摻氏女師古曰摻音居虻反生子興及

即位上書請立摻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

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

要公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

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

及與齊景公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

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

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

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

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

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

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

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

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在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

漢法諸使者留填無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

漢重其為入其狀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

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

宗室及蒼梧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音灼曰秦主即下越光也趙

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

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

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師古曰介待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

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

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

不致發師古曰殺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

后怒欲縱嘉加以矛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靈王止太后嘉遂出介

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備也弟兵即上所謂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

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主意謀嘉嘉知之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

不可天子罷參兵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穎川人願得

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天遣千秋與王

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函之境呂嘉迺遂反下

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

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長安虜賣以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

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

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

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

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關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

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

縣人也

奮田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

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及音莫連反發兵守

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

冠師古曰言言最為首也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巨太

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夔侯晉灼曰夔古龍字乃赦天

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

幾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安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

懼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

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

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

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交若指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

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

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

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使處居東南

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

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日暮伏波廼為

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

來降者即賜以侯印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毆而入

伏波營中師古曰歐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文二反解在高紀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

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部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

兵至降為隨挑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

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粵將畢取以軍降為騰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

功臣表滕屬南陽音來彫反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

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

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

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染侯

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主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主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

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

吳芮所謂番禺君者也師古曰吳芮也番禺浦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

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候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孝惠三

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道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

附廼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

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

從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

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

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

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

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

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

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

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出聚處江淮之間六年閩

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

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

將軍兵未踰領閩粵主郢必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誅謂故天子兵來誅漢兵

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發理令雖勝人後必更來也滅國

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

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鏃殺王師古曰鏃音初五反使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

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

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色孫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孫乃

使郎中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繇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

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

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十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

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如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

諸將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

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迺遂發

兵距漢道號將軍驃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

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

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

曰卻漫也音立略反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

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

讀曰說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

曰揚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自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

使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

樓船軍卒錢唐樣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樣姓終古名

也樣音表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御或作籟其音同自兵未往

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

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

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

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

曰以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各敖疑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

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

為繚婁侯師古曰繚音遼婁音於耕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

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

軍李奇曰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師古曰下邳音郭於是天子曰

東粵陞多阻閩粵悍數反覆師古曰詔軍吏皆將其悍勇也詔軍吏皆將其

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

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

外徵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泅水為界

師古曰泅水在遼浪縣音扶蓋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泅水居秦

故空地上下障稍後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

乙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都王險李音曰地各也會

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臣保

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

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

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子之孫名也所誘漢亡久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

嘗入見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

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雍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

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

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即度

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

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龍衣攻

殺何天子莫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

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

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

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

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

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

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曰

曰餽亦饋字人眾萬餘待兵方度泚水使者及左將軍疑

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泚水復引歸山報天子

誅山左將軍破泚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

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待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

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

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藹

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

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

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

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

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

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

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

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

四十一

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
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
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
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摩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
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陶
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啖音煩相與謀曰始欲
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
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
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白渠之子名
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
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封參為瀋清侯音書曰陶為秋首侯晉灼曰功臣表秋首屬勃海師古
日首音反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
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
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通鑑卷八十三 前漢書卷八十三 卷八十三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
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
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
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
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
曰已甚也言追觀太宗填撫討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豈
其事甚勤勞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
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第六十五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師古曰西域國班固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兵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

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子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則

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其南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

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真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

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表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沙車為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

鄯音上扇反傍音步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

息

師古曰氏音支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

域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

有城郭田

畜

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

者自危須臾則稅諸國取富給焉

師古曰給足也

自周

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師古曰錯雜也

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

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為中國之竟界也

然西不過臨洮

師古曰洮音士高反

漢興

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

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屠音除

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令音鈴

初置酒泉郡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

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

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

師古曰賞其勤勞皆

得拜職也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以

給使外國者師古曰牧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

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

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

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

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

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

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

吉置矣師古曰都猶摠也言摠護南比之道僮僕都尉司比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名也

反鞬音居言反披沙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

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察視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

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

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

已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

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

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

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

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翔耳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姑羌孟康

日媯音兒師古
日音而遮反
媯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言去離胡城來附漢也去陽

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

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

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未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

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未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

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伴又音陞西北

至鄯善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闐王治打泥城

師古曰打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

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

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卍卍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

數千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

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

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北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

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雜旁國之穀也

國出玉多葭葦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

師古曰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柳白草似秀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色民隨畜牧逐水草有

驢馬多橐它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能作兵與媯羌同初武帝

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也

師古曰每供給使也

受其勞費故感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

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

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

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

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逆

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

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昊於是漢列亭

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

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

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

即遣和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

軍正使文將公屯玉門關為言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責王師古曰以責之簿音對曰小國在大國閒

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

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

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至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蟄室宮刑故不遣報

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

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

漢書西域傳第六十五卷

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

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

死故即遣質子還也

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

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

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

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

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道守負水僭糧送迎漢使

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

為匈奴反間師古曰間音居覓反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

漢具書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子樂音居覓反傳

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

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

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

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

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

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言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封介

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

善為刻印章賜以官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祖而遣

之師古曰為設相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

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一將屯田音預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

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

反刃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

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

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

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二十勝兵二百二十人輔國

侯左右將譯長各一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

百五十八里北接尉音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

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師古曰

音打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

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

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接辟南不當

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

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

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

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

阨陁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打音鳥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

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
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
渠勒接辟南不當道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
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
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
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之北與姑
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師古曰鞬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
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

西與婁羌北與打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

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

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

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

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

日即中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

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

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秬音鷄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秬音直加

反急言之声如鷄擊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

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

十里烏秬國王治烏秬城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

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

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

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為出小步

馬孟康口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下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有驢無

牛世四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百懸字耳去陽關五十八

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不

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

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

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

秬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

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

大三百九十二

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
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
百四十里候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
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
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
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
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一千

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五里南與蒲黎五百四十里南與烏耗北與
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衣
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
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
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
三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
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

都護之口勝兵多天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
四十里東至烏耗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
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音匈奴
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
之君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自
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
温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櫬梓竹漆師古曰櫬音懷即
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又食生菜
其民以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
銅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以金銀為幣

為騎馬幕為人面

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於世音

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

師古曰封牛項

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

珠璣珊瑚虎魄璧

流離

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

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它畜與諸國同自

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

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

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

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

立陰未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

與陰未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未赴鎖琅當德

師古曰琅當長鎖也

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

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

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

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蜀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

後卒畔逆

師古曰卒終也

夫德甚矣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

執殺使者所以不報因恐不懼誅者自知絕遠莫不

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

國所以為通厚蠻夷因使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

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應音苦頰反比音頻寐反

今縣度之阨非蜀賓所能

規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

師古曰鄉讀曰嚮

雖不附不能

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謂西域諸國也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

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

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

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

衡斤猴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也刃斗餅在李廣傳

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

以自贍

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飲次下並同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

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

勻無所得師古曰勻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

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去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

音一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陁者尺六七寸長者徑

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榮音宏行者

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

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上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人情執不得相

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異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甸侯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

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反

計也使業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能即止可

至皮山也於是鳳曰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帑其使

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

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桃西與犁鞞

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水反犁讀與璽同鞞音鉅逮反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

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汲水瓶也音於龍反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

師古曰安息以条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安息長者傳聞條

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尔雅曰觚

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西荒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

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其草木畜

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

皆與罽賓同而有挑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

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尔雅所謂後狻也狻音酸狻音倪拔音步葛反而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為人頭幕

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

自玉門陽關出南道造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

南道極矣轉北而不得安息

安息國王信

瓠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

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

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

頸父鷹身蹄似橐駝色蒼卒頭高八九尺張翹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房

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

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

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

音之徵反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犁

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

氏師古曰說讀曰悅六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

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

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

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大

月氏本行國也隨玄田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

萬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

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

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

師古曰同都嬌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大言本無大君長城也往往置小

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畜之共稟漢使者

師古曰同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受節度也一曰休密翎侯治

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

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

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燥城師古曰燥音燥去都護五千九

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

百五十五

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日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

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

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 到卑

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十反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

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二百四

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

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

同俗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

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

漢後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 其後都護甘延

壽副校尉陳湯發及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

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

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

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

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

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令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

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

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

已乃飲陷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陷音徒濫反故為無所省以夸

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

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

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早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

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

道八國給楛以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師古曰

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師古曰

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

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

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

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

籛王治蘇籛城師古曰籛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

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

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

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吏治窳匿城去都護

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

五曰奧韃王

師古曰與音於

六反鞞音

治奧韃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

八千二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

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

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

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

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

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

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

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者酒馬者師古曰宛別

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

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張騫始為武

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

妄言

師古曰謂詈辱宛王

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

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

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

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師古曰昧音昧蔡音十昌反

後歲餘宛貴人以

為昧蔡調使我國遇者

師古曰調古諂字

相與共殺昧蔡立

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

賜鎖撫之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奇

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

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萄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

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萄目宿離官館旁極望

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宛北地之境往往有日宿若比漢時所種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

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

顛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

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又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灌公黃白金銀以為器

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怨害困

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

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

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

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二千八十里

師古曰桃昔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

鳥飛各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

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治

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

大三百五十六

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
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

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

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

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体循也西北至

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

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

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漢左右

二右騎君備西方若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

東北至都護治所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

勒五百六十里南至蒲初千七百四十里有鐵山

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

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

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

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初立暴惡國

人不說師古曰說讞也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

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

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
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

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

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

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務及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体循也西北至

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

依葱領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

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漢左右

二右尉君備西方若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

東北至都護治所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

勒五百六十里南至蒲初千七百四十里有鐵山

出青玉曾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

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

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

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初立暴惡國

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

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

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六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各去

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

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由畜隨水草衣服類鳥絲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上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類

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

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

兵十八萬八千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

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

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

里西至康居北雷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

松檟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垣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檟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

師古

日樹殖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

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

奴師古曰故謂種時也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

繞羈縻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東居西與大宛南與城

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

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

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

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

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

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

師古曰昆莫自地於單于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

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

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

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

子蚤死師古曰蚤占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

哀許之大祿怒廼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昆

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

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

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

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

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
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
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
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
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烏孫於是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
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聘財
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
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官侍御數百人贈送其
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師古曰

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
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
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
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飲若常土思兮心
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上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
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
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
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
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其岑陬者官

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取昆莫彌取驕靡弥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 岑

阪尚江都公主生一艾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

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阪岑阪胡婦子泥

靡尚小岑阪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公羽歸靡曰

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

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

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為弟史為龜茲王絳

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昭帝時

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與匈奴為一

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卷主馬議欲擊匈奴

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比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

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

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

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

王犁汗都尉干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

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
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
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
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
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
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
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
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

學烏孫言

師古曰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

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東
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
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
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
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
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
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
讀曰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

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
生一男鳩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
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
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昆能使士拔劍擊之劍旁
下師古曰不正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瘦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
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
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瓊從尉犁檻
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
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碎主頭

罵曰言

師古曰碎持其頭音材元反

主上書貝羽還坐死副使季都別

將毀賈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
王當誅見便不發下晉書空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
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
言毋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
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
飲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子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
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欲通渠轉穀積居廬舍君以討之初楚
主侍者馮嫫師古曰音了嫫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漢
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

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
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
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
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
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
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
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胡
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
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
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鵠靡皆病死

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
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
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
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
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
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都
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
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
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
後段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還之

四百五十一
前漢西域傳卷之六

故安星麻非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

代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

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巴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戊巳兩校兵此有徙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

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

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

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太昆彌雌栗靡健

詡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

擾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

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

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

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李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

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父之大昆彌

詡侯難柶殺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

為小昆彌師古曰未振將之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

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還賜爵關內

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詡侯難柶殺末振將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

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

墨云末振將弟卑受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

四百五十三 前漢書西域傳第六十七下 三十九

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兩

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其結反哀帝元

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

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

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龍不殺之自

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

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

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

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

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里南至于闐馬行十

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

十里王莽時姑墨王永殺温宿王并其國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温宿領者本曰漢時得温宿國人全居此地田牧

因以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二千二百口八千

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

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

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

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千一百一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二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師古曰能鑄治有鎡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一人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屯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羊與丞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漑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小錐刀責其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乃黃金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

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

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

穀張掖酒泉師古曰益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

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

反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畜益墾既田稍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

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

馬謹斥候蓄其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

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

益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師古曰生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

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

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

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刀不能復至道上

食漢軍師古曰食講曰飢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

以竟覓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途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

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

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所留甚衆

五十三 前 又 卷 六 下 卷 十一 正統八年刊 李華寫

師古曰斯留言其前後離
斯不相逮及也斯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

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與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軍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

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

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廼者以縛馬言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

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廼至郡屬國

都尉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經其馬不祥甚哉

或以為欲以見師古曰見顯示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見顯示張也視亦讀曰

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

不父也匈奴敗公車方士大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

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蒲山山名也蒲古釜字

卦諸貳師最吉師古曰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

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

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

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

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

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曰

音耐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

音耐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

曰言死及被虜也
略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息

師古曰隨者依深阻
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

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

為況今大漢也旦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

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闡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

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逢災乏失亦上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闡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反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獲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上九有此失

皆不集於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師古曰既不

所上文書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武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

力本農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壯馬民

古口比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

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

來赴對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

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

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

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

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

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黎

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異謂其王曰賴丹本臣

大三百五十一 漢書卷六十四 西域傳第六十四 龜茲 十三 正克人羊刊 續書

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即
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
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合五萬人
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三謝曰廼我先
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
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
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
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
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頃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
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曰言得尚漢烏孫爲是

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
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綺繡雜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

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
治宮室作徽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
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
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
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
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真渠城師古曰真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都

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

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

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

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訶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

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單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師古曰乾音干去長安八千六

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

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

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畢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去長安八千七百

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

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

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勿心反去長安八千八百

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

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

後城長西與畢陸北與匈奴接

單栢國王治單栢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三

三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

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

十里戶二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

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

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

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

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允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

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

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

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

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

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戶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

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

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

善且未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

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

大正四十四年六月... 卷之六... 西域傳... 卷之六... 西域傳... 卷之六... 西域傳...

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者八百三十五里御讀曰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讀曰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

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

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

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

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

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

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

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圍車師宣帝即位遣五

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和連將

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

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者外

大三百五十六

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
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
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
熹師古曰熹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以攻車師
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
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
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
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
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
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

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
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
不敢前吉熹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
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
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四
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使以
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朔
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八
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

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單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覓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軍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

去吉廼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末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分口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戍已校尉徐普欲

大正十四年... 卷之六... 漢書地理志... 西域傳... 車師... 漢書地理志... 西域傳... 車師... 漢書地理志... 西域傳... 車師...

開於首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師古

音鈞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

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

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

姑句使證之不肖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賅吏求出

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

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

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

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主唐堯國比大種

赤水羌師古曰比也音頓寐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

欽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師古

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

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

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

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持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

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

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堯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

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三

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鞅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

日觀音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

穀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

作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人匈奴戊

已校尉刀護聞之師古曰刀音鼎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

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樓置離人民知

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

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眾也是時莽易單于壘單于恨怒遂受

狐蘭支降遣兵與其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

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刀

病遣史陳良屯相具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

取糧食司馬永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

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

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燔也分

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

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難音然字校尉

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

留戊巳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

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史士男
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真都尉師古

音貫後二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咸立師古曰索音力追反復

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

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子妻子

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

邊而西域亦瓦解焉音國近匈奴先叛殺節護但

欽莽不能討天鳳三年廼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

護李崇將戊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音兵殺

音老日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

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

犁危須國兵為反聞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

巳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

殺其老弱兵還莽封欽為劉胡子鄧展曰劉音衫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劉

轉寫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

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

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

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

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

督錄總領也

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師古曰圖謀也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

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

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

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

崖七郡師古曰瑇瑁音感拘牂竹杖則開牂柯越嶲師

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

龍文魚目汗血之馬死於黃門孟康曰西駿馬名也

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師古曰珠方婁物

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旱門萬云

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

名之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路同天子負黼依龍襲翠被馬

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袞袞如小舞風而畫為黼文也自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陽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

也場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八所謂

實人也勁說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

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

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

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教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

而成龍即為此也俞音諭場音大浪反衍音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

視之令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

筭至車舩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首其勿反因之

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

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

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憐哉且通西

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院淮南

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地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禹既就而序之

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

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威德在我無取於

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

小邑鄯善車師及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沙

車子闐之屬數遣使置質具于漢願請歸都護聖

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在前首周公相成王

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

小百華三 首漢傳六十六 梁官書 二十五 五經 命于 黃五
人乎去血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
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二
有道卻走馬以
奠故贊引也

西域傳卷第六十下



